

P.2666V「治小兒驚啼方」考

梁麗玲*

摘要

P.2666V 的治小兒驚啼方，係採用臍下書字符以禳除侵擾小兒鬼祟的一種祝由方術。然而「書臍下作貴字」的厭勝法術，不僅缺乏其他文獻資料可資驗證，同時期佛典和醫書的治病療方皆是以書鬼字符為主，宋代以後的治小兒夜啼方則多以書田字符貼臍呈現。本文首先從民俗醫療的角度，舉例證明書「貴」應屬訛誤；再從寫卷的抄寫，進一步闡釋可能是鬼、貴音近致誤；最後解析從敦煌文獻的臍下書「鬼」字到宋代文獻的書「田」字符咒之間的演變關係。

關鍵詞：敦煌寫卷、小兒驚啼、小兒夜啼、書鬼字符、書田字符咒

*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教授。

A Study on the Recipe for Healing Children's Crying of Frightening o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P.2666V

*Liang Liling**

Abstract

The Recipe for Healing the Children's Crying of Frightening o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P. 2666V is a Zhuyou exorcism that disperses demons away from children by writing the talismans of characters on their belly buttons. However, the Yansheng exorcism of writing the character of Gui 貴 under the belly button is not supported by other textual sources. In the meantime, contemporary Buddhist literature and medical texts often told writing the talismans of the gui 鬼 character. After the Song era, the recipe was made by writing the character of tian for attaching it to the belly button. This paper first argues that the talisman of writing the character gui was a mistake from a perspective of folk medical knowledge. Moreover,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mistake might come from the confusing pronunciations of gui 貴 and gui 鬼. Lastly, this paper trac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writing the character gui 鬼 in the Dunhuang texts to writing the character tian 田 in the Song dynasty.

Keywords : Dunhuang manuscript, Children's crying of frightening, Children's crying in nighttime, Talismans of Writing the Character of Demon, Talismans of Writing the Character of Field

*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at Ming Chuan University.

一、前言

在小兒養成的過程中，哺育階段的幼兒抵抗力弱，容易生病，若是黃疸、感冒、發燒、咳嗽、泄瀉等生理疾病，尚可尋求醫師協助，藉由打針、服藥等醫療行為來解除病痛。可是有些體質虛弱的新生兒，經常出現受驚、夜啼、煩躁、吐奶、腹脹等現象，有時用手輕輕按揉其身體並說話，安穩嬰兒情緒使其放鬆，許多症狀便能自癒，啼哭也會隨之停止，但是若打針服藥或百般安撫仍未見改善，甚至嚴重影響到正常生活，便歸咎於觸犯禁忌或遭鬼魅邪祟侵擾所致，必須尋求民俗療方或施行法術驅邪解煞。

尤其是小兒驚啼、夜啼，為育兒過程中常見的症狀，歷來即受醫家重視¹，泛指嬰兒白天尚能安然入睡，夜間睡眠中作驚嚇狀，突然哭鬧不安，甚至通宵達旦啼哭不休，儘管施予藥物、餵奶或以親暱方式進行安撫，依然無濟於事，弄得家人心煩意亂，一籌莫展。倘若引發小兒驚啼、夜啼的原因，不是因為肚子餓、尿布濕、想睡覺或身體不適等生理因素，則依俗信認為是小兒神氣未足，容易遭受鬼祟邪氣騷擾，或是沖犯凶神惡煞受到驚嚇，必須藉助禳除儀式驅鬼送祟方能痊癒。為此，傳統巫術、佛教、道教提供各種咒語與符籙等祝由方術²，目的皆在驅退侵入小兒身體的鬼魅邪祟³。

¹ 古代醫籍分別記載小兒驚啼與夜啼的病症，如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 47〈小兒雜病三·驚啼候〉云：「小兒驚啼者，是於眠睡裏忽然啼而驚覺也。由風熱邪氣乘於心，則心臟生熱，精神不定，故臥不安，則驚而啼也。」（隋·巢元方等著，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8 年），頁 1318。）同書卷 48〈小兒雜病諸候三·夜啼候〉記載：「小兒夜啼者，臟冷故也。夜陰氣盛，與冷相搏則冷動，冷動與穢氣相并，或煩或痛，故令小兒夜啼也。然亦有犯觸禁忌，亦令兒夜啼，則可法術斷之。」（隋·巢元方等著，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校注》，頁 1378。）其次，宋·錢乙在《小兒藥證直訣》卷上提及：「夜啼，脾臟冷而痛也，當與溫中藥，及以法禳之，花火膏主之。驚啼，邪熱乘心，當安心，安神丸主之。」（宋·錢乙著，王萍芬、張克林點注《小兒藥證直訣》（江蘇：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 年），頁 26）。可見從醫學的角度來看，小兒驚啼、夜啼的病源不同，必須個別對症下藥，舒解身體不適方能止啼。

² 所謂祝由方術，乃因巫祝通鬼神，透過藥物、符咒、法術等方式化解病人的疾病，假若服用藥石無效，則施行厭勝法術以禳除之。參馬繼興《敦煌古醫籍考釋》（南昌：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 年 10 月），頁 193。

³ 從民俗信仰的角度，小兒驚啼和夜啼皆由鬼祟引起，需施行法術禳除鬼魅。由於驅除的對象相同，所施用手段經常是對治夜啼或驚啼混用，並無明顯區別。例如佛教對治驚啼是將結呪索繫掛小兒項下，《虛空藏菩薩問七佛陀羅尼咒經》卷 1：「若有小兒晝夜驚啼怖畏者，取白縵用結呪索，呪之一百八遍，繫小兒項下即得除怖。」（見《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21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0 年 3 月），頁 564c）。類似方式也用來對治小兒夜啼，如唐·不空譯《七俱胝佛母所說準提陀羅尼經會釋》卷一：「若孩子夜啼，令童女右搓線，誦真言加持，結二十一結，繫於頸下，孩子即不夜啼。」（見《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23 冊（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1989 年），頁 749c）。其次，道教《混元六天妙道一炁如意大法》的「禁小兒夜啼田字符咒」，在《無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稱作「治小兒驚啼符」等。另外，歷代醫籍收錄不少

筆者多年來關注於敦煌文獻中的產育習俗，發現寫卷中保存一些醫治小兒疾病的療癒內容⁴，體現了庶民百姓對於繼嗣養育的重視。特別是 P.2666V 中抄錄許多實用又具療效的救急單方，用以因應婦女產育過程的不時之需，其中有一則「治小兒驚啼方」是採用在臍下書字符禳除鬼祟的一種祝由方術，反映了唐五代時期敦煌地區民間治病的風俗。

值得注意的是，P.2666V「小兒驚啼方」原卷抄寫為「書齊（臍）下作貴字」，不僅缺乏其他文獻資料可資驗證，佛教典籍只有目下書鬼字止啼的記載，其他醫書收錄治病的祝由方，亦皆以書「鬼字符」為主要操作。在小兒受到驚嚇哭鬧不安的情況，究竟是書「貴」止啼？或書「鬼」止啼？才能發揮驅除鬼祟的功效，實有待進一步釐清。其次，在敦煌文獻未被發現之前，一般認為在小兒肚臍書字止啼的療法，是以書寫「田」字為主，宋代編纂的醫方書及道教經典裡，收錄了不少以「田」字書臍或書「田字符」貼臍的治小兒夜啼符咒。曾金蘭在〈淺論宋代道經中的禁小兒夜啼田字符咒〉⁵一文裡，透過宋代醫藥書及各派道經的文獻，窺見小兒夜啼田字符咒法的內容。然而在探究田字符的來源時，僅提及此法源於古代禁方，尚缺乏更直接有力的證據。所幸敦煌寫卷裡保存了書臍止啼方的相關記載，P.2666V 的「治小兒驚啼方」不僅抄寫年代早於宋代醫書和道經，抄錄內容更是當時庶民生活的現實寫照，有別於傳統醫書是由後人蒐集資料編纂整理而成，更可以為書田符的演變過程提出更合理的解釋。

因此，本文以〈P.2666V「治小兒驚啼方」考〉為題，首先從民俗醫療的角度，舉例證明書「貴」應屬訛誤；再從寫卷的抄寫，進一步闡釋可能是鬼貴音近致誤；最後解析從敦煌文獻的臍下書「鬼」字到宋代文獻的書「田」字符咒之間的演變關係。

民間流傳對治小兒驚啼、夜啼的民俗療方，也都呈現混雜使用的情形。

⁴ 詳參高國藩《敦煌民俗學》第六章民間生育風俗第三節育兒風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頁 89-92；梁麗玲〈敦煌「小兒夜啼方」中的咒語流變〉，《敦煌學》第 32 輯，2016 年 8 月，頁 156。

⁵ 曾金蘭〈淺論宋代道經中的禁小兒夜啼田字符咒〉，《宗教學研究》2014 年 4 期，四川：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頁 78-83。

二、P.2666V 抄錄內容的性質與特色

敦煌文獻 P.2666V 是一卷醫藥方與祝由方的雜抄，原卷無標題，《敦煌寶藏》和《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擬題為「奇方」，馬繼興《敦煌古醫籍考釋》擬名作「單藥方」⁶。本卷正面抄寫《太上道本通微妙經》卷十⁷，首尾殘缺，中有品次「稱揚持誡品第三」；背面抄錄的單藥方，首缺尾存，共計 89 行，每行（間或兩行）錄方一首，現存計 84 方，藥方有 68 條（其中 4 方殘缺），醫方有 16 條⁸。

就寫卷內容來看，P.2666V 雜錄以服食藥物、塗敷藥方、灸法、巫術等民間秘方，主要治療婦科（18 條）、兒科（5 條）、內科（27 條）、外科（15 條）等雜症，以及與巫術有關的民俗（14 條），且為了強調確有其療效，在第 51 行「單方」下特別註明「一切病無不治者，大驗」。雖然本卷殘缺未能窺見原貌，亦無法完全對照古代醫書，但有些單方在其他寫卷重複出現，可見具有實用價值。根據陳明將相關內容比對的結果，發現 P.2666V《單藥方殘卷》和 Dx.00924《單藥方殘卷第二種》有 19 條可以對應；與 S.6177V《單藥方殘卷第三種》相近者有 7 條⁹。其中與婦科有關的「治婦人無子，多年不產，取白狗乳，與著產門中以行房，立得」、「治婦人無子，取桑樹孔中草，燒作灰，取井華水，服之，驗」兩種無子求子秘方；與胎死腹中催產者「治婦人腹中子死不出，取苟（枸）杞子三升，服，即差」¹⁰，在上述三種《單藥方殘卷》皆有記載。又本卷「治小兒夜啼，取井口邊草，著母背上臥，即不啼」，亦同見於晚唐敦煌洲學弟子尹安仁抄寫的 P.2661V《諸雜略得要抄子一本》11 之中。從重複抄錄的狀況來看，反

⁶ 據馬繼興指出，本卷所錄各方均系每病一藥（個別有二藥方），每病灸一穴，無復方。參馬繼興《敦煌古醫籍考釋》，頁 249-252。陳明進一步補充：「單方，又稱作單藥方，實際上包括兩種情況：一是指單用某一味藥物（或主藥）的藥方，其二是指用某一治療方法的醫方」。參陳明《殊方異藥：出土文書與西域醫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42。

⁷ 《太上道本通微妙經》，即《太玄真一本際經》，簡稱《本際經》。現《正統道藏》本僅殘存此經第二卷〈咐囑品〉，收入太平部。而大淵忍爾《敦煌道經目錄編》著錄，敦煌遺書中有唐代《本際經》抄本 102 件，本卷為其中一件。

⁸ 參陳明《殊方異藥：出土文書與西域醫學》，頁 151-152。

⁹ P.2666V 與 S.6177V 雷同的單方，其中 6 條與婦科有關。

¹⁰ 除了上述三卷外，與本方相類者，尚有 P.3930「治胎在腹死不出方……」。又方：枸杞子三升，煮湯服之，即瘥。

¹¹ 本卷和 P.2661V「治小兒夜啼，取井中草，著母背下，即止啼」的內容比照《本草綱目》卷四「夜啼」：「井口邊草，密安席下，能止小兒夜啼」，皆是以取井邊草對治小兒夜啼的祝由方。據此可見，P.2666V 抄錄的單藥方在當時有一定程度的可行性。

映出 P.2666V 所抄錄的某些單藥方在當時被普遍使用，特別是婦女肩負傳宗接代的使命，當求子、懷孕、生產、產後、育子過程發生狀況時，本卷醫療藥方可提供即時的因應之道。

除了一般內服、外用的藥方醫治身體各種小病雜症之外，P.2666V 還抄寫了一些與巫術和民俗節日有關的祝由方術，其中有幾首跟「媚道」¹²有關的內容。此種巫醫並行的輯錄方式，同樣出現在 Dx.00924、P.2635、P.2882 等寫卷中，成為敦煌醫學文獻中單藥方的特色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很多醫家對於巫術治病皆有客觀的認識，也認同施行巫術治療一些小病雜症可產生一定的效用，晉·葛洪《肘後備急方》、唐·孫思邈《千金要方》（又稱《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唐·王燾《外台秘要方》、宋·日人丹波康賴《醫心方》等醫學書籍皆收錄不少與祝由方術有關的備急藥方。例如孫思邈《千金翼方》卷 29〈禁經〉云：「是以醫方千卷，未盡其性，故有湯藥焉、有針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印焉、有導引焉，斯之五法，皆救急之術也」，除了說明五種療法相互應用的概念，更強調其目的不僅是救疾，更重於「救人之急」，與葛洪《肘後備急方》有異曲同工之妙。

有關備急方的出現，最早見於葛洪《抱朴子·雜應》：「其救卒參卷，皆單行徑易，約而易驗，籬陌之間，顧眄皆藥，眾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¹³這段話說明編撰三卷《肘後備急方》之目的，即以籬邊田間方便取得的藥方來救急，呼應葛氏療病採簡便易得之方，反對貴重難求之藥的主張。又劉宋時陳延之《小品方》自序云：「《經方小品》一部，以備家野間無師術處，臨急便可即用也」¹⁴，也強調提供家居偏遠又無處就醫的患者備急之用。相對於中原地區來說，位處邊陲的敦煌，也保存許多解除各種小病雜症的應急方書。在敦煌寫卷中直接以備急命名者，有 P.2675《新集備急灸經心方》、S.9987v《備急單驗藥方》，多是為了因應日常備急性的需求，並強調「救急易得，服之立效」的醫療效果。

¹² 劉樂賢《敦煌寫本中的媚道文獻及相關問題》，收錄於《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01-113。

¹³ 晉·葛洪撰、王明校譯《抱朴子內篇校釋·雜應》（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10 月），頁 273。

¹⁴ 劉宋·陳延之撰；高文鑄輯校《小品方》（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5 年），頁 1。

至於 P.2666V 抄錄當時巫醫並行的單藥方，主要針對婦人、小兒、病人的各種雜症提供療癒，其中「鬼魘死」、「人惡症入心欲死」、「人心痛欲死」、「人患丁（疔）瘡，根入腹欲死」、「人一切惡腫，疼痛不可忍」、「人蠱水遍身洪腫」、「人雜得惡症，吐血欲死」等癥狀，皆有威脅生命的危險。例如「人患丁疔瘡，根入腹欲死，取七東行母豬糞，和水取汁一升，服差」，可以在《醫心方》卷十六「治犯疔瘡方」引「《救急單驗方》：療犯疔瘡，瘡根入腹欲死方，取東行母豬糞，和水絞汁飲一升，瘥」找到對應¹⁵。據此推知，P.2666V 所抄錄的單藥方應該也具有「救急之術」的功能，類近於日常備急藥方的性質。

三、「治小兒驚啼方」中的「貴」或「鬼」

P. 2666V 抄錄一則「治小兒驚啼」的祝由方，原卷作「畜小兒驚啼，書齊下作貴字，大吉」，前賢多依照寫卷傳抄可能產生的訛誤，更正為「『治』¹⁶小兒『驚』啼，書『臍』下作貴字，大吉」。此方或可解釋作對治小兒驚啼的癥狀，在小兒肚臍下方書寫「貴」字，即可趨吉避凶，平安無事。

根據《黃帝內經》上卷〈素問篇〉第十三章提出的治病方法：「黃帝問曰：『余聞古之治病，惟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毒藥不能治其內，針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¹⁷若依移精變氣論來解釋，P. 2666V 通過臍下書寫「貴」字來轉移小兒的精神狀態，改變臟腑紊亂的氣血，或許可以安撫受到驚嚇的心靈，達到良好的止啼效果。但是採用祝由方術能治癒疾病的原因，依據《黃帝內經·靈樞·賊風》卷五十八云：「黃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¹⁸可見《黃帝內經》已肯定古代巫醫的功用，而能有效治癒百病，主要在於預先瞭解患者發病的緣由，進而對症處理。

¹⁵ 《太平聖惠方》卷 64「治疗瘡根入腹方」：「右取母豬糞，和水絞汁，服三（一、二）合，立瘥」。

¹⁶ 馬繼興和李應存皆作「畜小兒驚啼」，馬繼興校注作「畜：餵養之意」（見馬繼興《敦煌古醫籍考釋》，頁 193），但就小兒驚啼身心不安的狀況而言，作餵養解似乎不通，又根據 P.2666V 寫卷性質為治病的單方，且每一單方的開端多寫作「治小兒舌上瘡」、「治小兒夜啼」、「治人痔病」、「治婦人無子」等，因此更改為「治小兒驚啼」。

¹⁷ 《四部叢刊初編》中第 357-361 冊，景上海涵芬館藏明翻北宋本，本書二四卷。重廣補註黃帝內經素問一，頁 125-126。

¹⁸ 《四部叢刊初編》中第 362-365 冊，景上海涵芬樓藏明趙府居敬堂刊本，本書一二卷。

（一）驚啼不休的成因

然而探究小兒驚啼不休的病因，除了身體不適的生理狀況之外，歷代醫家常以觸犯禁忌或鬼神致病來解釋。例如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風病諸候·鬼邪候》卷2云：「凡邪氣鬼物所為病也，其狀不同。或言語錯謬，或啼哭驚走，或癲狂昏亂，或喜怒悲笑，或大怖懼如人來逐，或歌謠詠嘯，或不肯語」¹⁹，指人因邪氣鬼物作祟會出現啼哭驚走等異常行為；其次，《諸病源候論·為鬼所持候》卷46云：「小兒神氣軟弱，精爽微羸，而神魂被鬼所持錄。其狀：不覺有餘疾，直爾萎黃，多大啼喚，口氣常臭是也。」²⁰說明小兒因身體柔弱，神魂易受鬼祟所攝而啼哭；再者，《諸病源候論·白虎候》卷48：「按《堪輿歷游年圖》有白虎神，云太歲在卯，即白虎在寅，準此推之，知其神所在。小兒有居處觸犯此神者，便能為病。其狀：身微熱，有時啼喚，有時身小冷，屈指如數，似風癩，但手足不痠癢耳」²¹，以及唐·王燾《外台秘要方》卷35〈小兒諸疾上·攘謝法〉：「《崔氏》軒轅者，乾坤，天丞相使者。風伯犯之，令兒驚吐。……犯月殺者，令兒驚啼」²²，皆指出小兒啼喚、驚啼的病源與觸犯白虎神或月殺等禁忌有關。

此外，佛教、道教也將小兒驚啼歸因於鬼祟作怪的可能，例如北魏·菩提流支譯的《佛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此十五鬼神常遊行世間，為嬰孩小兒而作於恐怖。我今當說此諸鬼神恐怖形相，以此形相，令諸小兒皆生驚畏……富多那鬼者，著小兒眠中驚怖啼哭」²³，該經描述了害嬰兒受驚患病的十五種恐怖夜叉鬼，其中讓小兒驚啼者為富多那鬼；唐·失譯人《西方陀羅尼藏中金剛族阿蜜哩多軍吒利法》卷1〈治鬼病咒品〉：「此等十五鬼神愛食小兒者，十箇是女，五箇是男……此等鬼是魔種類，常遊於世間，大嗔努（怒）相，劫奪胎孕，吸人脂血，喫人色力，或吸飲食，或吸泥汁，或吸精氣，驚怕小兒，令失心啼哭，不肯食乳，喉乾舌縮。」²⁴又道教經典中《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秘要》云：「使人或哭

¹⁹ 隋·巢元方，丁光迪等主編校注《諸病源候論校注》，頁65。

²⁰ 隋·巢元方，丁光迪等主編校注《諸病源候論校注》，頁1294。

²¹ 隋·巢元方，丁光迪等主編校注《諸病源候論校注》，頁1359。

²² 唐·王燾著，高文鑄等校註《外台秘要方》（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年），頁706-707。

²³ 見《大正新修大藏經》第19冊，頁742a。

²⁴ 見《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1冊，頁70a。

或歌，憂悲不樂，……鬼炁入人心腹，惡夢鬼魅驚魘，寢寐不寧。使……小兒夜啼」²⁵，亦記載惡鬼邪氣侵入心腹引起小兒睡不安寧而啼哭；還有《太清金闕玉華仙書八極神章三皇內秘文》更具體指出專盜小兒魂魄的鬼魅：「一名女義精，狀如羸惡婦人，著青衣，於夜間多著小兒腹內，以盜小兒之魂魄，令小兒夜啼是也。」²⁶。由此可見，自隋代以降的醫家、佛教、道教皆認同邪鬼作祟致使小兒驚啼的說法。

（二）書鬼止啼的方式

就對治小兒驚啼而言，施行祝由方術的當務之急，便是透過某些儀式有效驅除鬼祟，使小兒止啼不再哭鬧。佛教提供的因應之道是直接在小兒眼下書寫「鬼」字，配合持咒及吐唾禁法，例如唐·伽梵達摩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治病合藥經》卷一載錄：「若有小兒患夜啼不安眠者，其兒目下書鬼之字，呪三七遍，三唾，即差息」²⁷。從經文所載可知，在眼下書寫「鬼」字符化解小兒驚啼症狀，被視為一種有效驅除夜啼鬼的驗方。至於以眼睛周圍作為書寫部位，乃因「小兒邪祟所侵，兒目有所睹而驚哭」²⁸，必須書寫鬼字加以制止。此種書字符、禁鬼邪因而產生效果的墨書治病方術，乃緣於古人相信文字符號蘊涵著某些神秘的力量，具有溝通天地神鬼的功能，透過儀式與禁咒產生交感，進而對所書的厭勝對象「鬼」產生遏制作用。

除了書鬼止啼的功效之外，醫方書也載錄墨書治病法在身體各部位的運用，例如《外台秘要方·禳瘡法》卷 5：「崔氏書瘡法：令所患人未發前，正南北眠，頭向南，五心並額及舌上七處，閉氣書鬼字，則瘡」²⁹，說明瘡病尚未發作之前，操作者閉氣在患者頭、雙手、雙足、額、舌等身體七處書寫鬼字，即可禳除瘡鬼。或許在施行厭勝法禳除邪鬼的過程，可能還需配合持咒等儀式進行，但此部分醫方書多省略不提，無法再進一步探究，下同；又《外台秘要方·中惡方》卷 28〈禁經上〉：「病源中惡者，是人精神衰弱，為鬼邪之氣卒中之也……崔氏療卒

²⁵ 《正統道藏》第 54 冊，正乙部，頁 85。

²⁶ 《正統道藏》第 31 冊，洞真部，頁 222。

²⁷ 見《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20 冊，頁 105a-b。

²⁸ 明初《普濟方》（1390）記載半夏可治療「小兒邪祟所侵，兒目有所睹而驚哭」，可見在目下書寫鬼字是為了防止小兒因眼見邪祟而驚嚇。參明·朱橚等《普濟方》，《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759，卷 361，頁 138-139。

²⁹ 唐·王燾著，高文鑄等校註《外台秘要方》，頁 91。

中惡氣絕方，取真珠研末，書鬼字于舌上，額上亦書鬼字，驗」³⁰，前半部說明人心神耗弱時容易被鬼魅邪氣侵犯，後半部提出對治方法是在舌頭及額頭書鬼字即可消滅邪鬼。另外，《千金翼方·禁經上》卷 29：「受禁瘡法：正月元日，呼牛馬時，火下將筆閉氣，多書紙上作鬼字，氣盡乃止。瘡病欲發時，押取一鬼字，與吞之，即瘡」³¹，則是巫醫於開春之際，書寫鬼字符以備瘡病發作的不時之需。由上述文獻記載可見，在患者身上書寫鬼字的操作，主要在威嚇並驅離鬼祟進而達到祛病之效，成為唐代普遍使用的祝由方術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P.2666V 的治啼方與《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治病合藥經》都是針對小兒啼哭而使用的祈禳法術，雖然書寫的部位不同，前者在臍下，後者在目下，但兩種操作皆是以墨書治病法為媒介，目的在恫嚇侵擾小兒的邪氣鬼祟。《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治病合藥經》的書「鬼」止啼法，與《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方》收錄書鬼字符一樣，皆被視作驅趕鬼祟的有效操作。依此類推，P.2666V 在臍下書字符的用意，乃因肚臍是邪祟進入小兒腹中的途徑，按照前述驅除鬼祟的止啼方，必須先在肚臍周圍書寫「鬼」字，方能遏止邪鬼進入體內作祟。反觀 P.2666V 的書「貴」止啼法，不但未見載於其他文獻，書寫「貴」字是否與其他書鬼治病的祝由方一樣，具有鎮攝住驚嚇小兒的鬼祟，發揮止啼護佑的功用？頗令人質疑。

除了書寫鬼字治病的祝由方外，唐宋時期的醫學書還收錄書寫其他文字對治小兒啼哭的療方，如《外台秘要方》卷 35：「《必效》小兒夜啼方，以日未出時及日午時仰臥，著於臍上橫文，屏氣，以朱書作「血」字，其夜即斷聲，效」³²；宋·王懷隱、陳昭遇等《太平聖惠方》卷 82〈治小兒夜啼諸方〉載：「上臍下畫田字，瘥」³³。《外台秘要方》與《太平聖惠方》兩本醫書載錄對治小兒夜啼，只要在肚臍分別書寫「血」或「田」字，即可驗效；至於宋·劉昉《幼幼新書》（1150）卷 7〈驚啼第七〉：「《劉氏家傳方》一法，寫天心二字于凶門上，寫泥丸二字于丹田上」³⁴，書寫文字與部位已有改變，但在丹田寫泥丸與肚臍的位

³⁰ 唐·王燾著，高文鑄等校註《外台秘要方》，頁 534。

³¹ 唐·孫思邈撰，朱邦賢、陳文國等校注《千金翼方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821。

³² 唐·王燾著，高文鑄等校註《外台秘要方》，頁 712。

³³ 宋·王懷隱等編《太平聖惠方》（台北：幼華出版社，1986 年），頁 2603。

³⁴ 宋·劉昉等編著《幼幼新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置相當。另外，宋元時期道經中也有貼田字符於臍下的記載，例如《混元六天妙道一炁如意大法》的「禁小兒夜啼田字符咒」³⁵和《無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治小兒驚啼符」：「小兒小兒不夜啼，正是老君下馬時，老君急報尹喜道，急書田字貼肚臍」³⁶等。綜觀唐宋以來醫書和道教典籍，以書寫字符治小兒驚啼的厭勝法術中，除了 P.2666V 之外，均未見書「貴」字的相關操作。

再從墨書治病的觀點，考察敦煌寫卷中以書字符祛病者，尚有 P.2662V 中抄錄的「仙人治病法：取好朱砂、麝香水研之，書頭上做九天字[]白車，腹上座白馬字，兩手作丸金，兩腳作丸土字[]此法，體上書此字，病除之。」此方乃直接將字符書畫於患者的頭、腹、手、腳等處，相關記載還有《外台秘要方》卷 5〈禳癘法六首〉載錄的「元希聲侍郎《集驗》書癘法：額上書兩金字重，胸前書兩火字竝，背上書兩水字竝，兩手書木字單，兩足下各書土字，臍下作四口字重。右含水，閉氣，用朱書，未發前書之，有驗。」³⁷以上兩種療法結合金、木、水、火、土等五行關係來畫符書字，其中兩足下書寫「土」字觀念是一致的。另外，P.2661V《諸雜略得要抄子一本》的「出行符咒」抄錄了因應不同場合與需要，書寫於掌心的各種文字：

欲渡河手中書土字，吉。欲入山，手中勾龍字，大吉利。欲入眾吠，手中作學字。欲入惡人家，手中作大字，吉。欲至病人家，手中作鬼字。欲入喪家，手中作罡字。欲入水，手中作土字，大吉。欲入婦家，手中作合字，大吉。欲入陣，手中作乾字，大吉。欲入惡狗家，手中作虎字，犬不齒人。

與此出行符相類者，尚有道經《黃帝太乙八門入式訣》卷下的相關記載：

有書符書字之法，其法凡見貴人，左手心內書天字，求財合字，入學士字，入孝家罡字，入病家吉字，遠行通字，夜行魁字，入陣乾字，博戲賭錢乾字，入水過河土字。此法背面而作，男左手內書字書符；女子右手心書符書字，勿語，閉氣書之，此法的有神驗。³⁸

據此可知，道教書符書字的作用，除了差遣鬼神、驅鬼祛病以外，亦可廣泛用於

第 1008 輯，頁 19。

³⁵ 《道法會元》卷 154，《正統道藏》第 50 冊，正乙部，頁 363。

³⁶ 《正統道藏》第 6 冊，洞真部，頁 487。

³⁷ 唐·王燾著，高文鑄等校註《外台秘要方》，頁 92。

³⁸ 撰人不詳《黃帝太乙八門入式訣》三卷，《正統道藏》第 323-324 冊，洞玄部眾術類。

求財、入學、遠行通暢、入陣破敵、賭博求勝等等，而所寫文字多與祈願諸事吉祥有關。其中入水、過河寫土字，入喪家寫罡字，入陣寫乾字的用法，P.2661V與道教完全相同，但是欲至病家書寫的文字卻略有差別，P.2661V 手中作鬼字，仍蘊涵鬼祟致病的厭勝法術，《黃帝太一八門入式訣》作吉字，顯然是進一步祈禱平安的引伸。

綜而言之，歷代醫方書、佛教和道教典籍，無論是對治小兒驚啼、夜啼症，或是瘡病、中惡等疾病，採用書字符化解的祝由方中，皆以書鬼字符居多。其他因應不同目的而書寫的文字，有土、龍、學、大、合、罡、乾等，亦未見 P. 2666V「治小兒驚啼」所用的貴字。其次，就厭勝理論而言，P.2661V《諸雜略得要抄子一本》所寫文字多可解讀其用意，例如渡河和入水前寫土字，乃取五行相剋原理的「土剋水」化解；入喪家寫罡字，則以正氣驅除邪祟晦氣上身；入惡人家寫大字，有以大制小之意；有趣的是欲入惡狗家，手中寫虎字，彷彿虎威上身，制止惡犬不敢咬人。但是 P.2666V 在書寫貴字與止小兒驚啼之間，似乎缺乏合理根據去說明彼此之間的關係。

（三）貴字無驅鬼意義

最後，再從貴的字義來看，《說文》：「貴，物不賤也。从貝與聲。與，古文贄。」貴字從貝部，表示與錢物有關。古代以貝表錢幣，貴字本義為物品價值高，之後被引申為份量重，如《國語·晉語》：「貴貨而賤土」；或地位高，如《釋名》：「貴，歸也，物所歸仰也」，《玉篇》：「高也，尊也」，《易·繫辭》：「崇高莫大乎富貴」，《周禮·天官·大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六曰尊貴」，《孟子》：「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皆有社會地位崇高或備受重視之意。從人生禮俗的角度，若是迎接新生兒在洗三、彌月、周晬等誕生禮俗獻上祝吉，祈盼小兒未來富貴有財、達官顯貴，或許充滿無盡祝福之意，如同本卷在其他歲時節慶的祈願，如「立春日，取富兒家田中土，作泥灶，大富貴者吉」和「五月五日，於中庭燒牛角，闔家富貴」等，書寫貴字或有其祝吉之義。可是小兒驚啼通常是在無法控制情況下突然發生，必須採取緊急應變的止啼措施，方能安撫小兒受驚的心神。當小兒啼哭時若不是直接書寫「鬼」字，配合相關儀式去執行驅除鬼祟的任務，而採用在肚臍下作「貴」字的祝吉方式，是否能發揮

P.2666V 救急單方的功能，達到立即止啼的效果令人懷疑。

經由以上論述可知，在小兒肚臍上書寫「貴」字來解除驚啼之邪祟，似乎較難具說服力，就算是祝吉小兒富貴平安，也應先禳除鬼祟消除禍患，因而推測 P.2666V 的治小兒驚啼方，將書「鬼」字誤抄成「貴」字的可能性極高。

四、書「鬼」成「貴」的因由

P.2666V 係利用卷背雜抄一些治療疾病的單藥方，以備日常生活的不時之需。從書寫情況來看，相較於字跡工整的 Dx.00924《單藥方殘卷第二種》，本卷不僅字跡潦草，文字傳抄錯謬甚多，應是出自文字水準不高的民眾之手。以下就本卷實際抄寫的狀況，分別從同音通假、抄寫訛誤兩方面，探討 P.2666V「治小兒驚啼方」將書「鬼」字誤抄成「貴」字的可能原因。

（一）同音通假

就抄寫方式而言，本卷除了小兒驚啼方以外，出現不少同音通假寫成的訛字，如「半（拌）和服」、「灸小指歧文（紋）頭」、「著暮（墓）中」、「人患丁（疔）瘡」、「取杏人（仁）二合」、「兩眉（枚）相向洗油」、「旦起，去齊（臍）中垢」、「取皂頰（莢）」、「治取狗尿台（苔）」、「灸齊（臍）下第一橫文（紋）」、「取苟（枸）杞子三升」、「物（勿）使人知」等。由這些音近而誤的錯別字來判斷，P.2666V 的單藥方可能是通過口耳相承的方式傳抄而成。

至於「貴」與「鬼」的關係，從字音來看，《廣韻》貴，居胃切，在未韻；鬼，居偉切，在尾韻，兩字皆同屬見母微部，又《切韻》鬼在上聲，貴屬去聲，兩字音同調異，依四聲相承的概念，聲調不同但可同音合流，因此，貴與鬼二字同音通假是可以成立的。從本卷出現音近訛字的錯誤率之高，推測抄寫者在口耳傳抄的過程中，或有可能因為鬼貴兩字的音近關係，產生聽覺或認知上的訛誤，而將「治小兒驚啼方」中應書「鬼」字，錯寫成「貴」字。³⁹

³⁹ 儘管 P.2666V 其他單方分別抄寫過鬼與貴字，如鬼字有「鬼魔死，搗韭鼻□□，並灌耳中，即活，大佳，勿使人（此後缺）」和「凡人遠行法，不得辭鬼，多病，忌之」二次；貴字有「立春日，取富兒家田中土，作泥灶，大富貴者吉」、「五月五日，於中庭燒牛角，闔家富貴」二次，但鬼貴同音通假的情況仍有可能發生。

敦煌文獻中貴、鬼二字同音通假的例證，還出現在 P.3608〈大唐隴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記〉的抄寫：

敦煌之東南，有山曰三危。結積陰之氣，坤為德；成凝質之形，艮為象。
峻（𡵓）千峰，磅礴萬里，呀豁中絕，□央□相。鑿為靈龕，上下雲矗；
構以飛閣，南北霞連。依然地居，杳出人境，聖燈時照，一川星懸，神鐘
乍鳴，四山雷發，靈仙貴（鬼）物，往往而在。

此功德記同見於P.4640〈隴西李家先代碑記〉及刻在莫高窟第148窟前室南側北向的《大唐隴西李府君修功德碑》（《大曆碑》⁴⁰），但後兩件碑文皆作「靈仙鬼物」而非「靈仙貴物」，用來形容三危山的巧奪天工，鍾靈毓秀。依據鄭炳林的校釋指出，P.3608「貴：《大曆碑》及P.4640號作『鬼』，本卷誤」⁴¹，正可作為鬼貴兩字音近而誤抄的有力證據。

另外，清代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灤陽消夏錄》裡記載了一則故事，亦可作為鬼貴音近的輔證：

董文恪公未第時，館於空宅，云常見怪異。公不信，夜篝燈以待，三更後，陰風颯然，庭戶自啟。有似人非人數輩，雜遝擁入。見公，大駭曰：「此屋有鬼！」皆狼狽奔出。公持梃逐之，又相呼曰：「鬼追至，可急走。」爭逾牆去。公恒言及，自笑曰：「不識何以呼我為鬼？」故城賈漢恒，時從公受經，因舉《太平廣記》載野叉欲啖哥舒翰妾屍，翰方眠側，野叉相語曰：「貴人在此，奈何！」翰自念呼我為貴人，擊之當無害。遂起擊之，野叉逃散。鬼貴音近，或鬼呼先生為貴人，先生聽未審也？公笑曰：「其然。」⁴²

這則故事是以董文恪公自嘲未任官之前住進一座空宅裡，曾被似人非人之輩稱為鬼的往事開端，接著，隨董公學習的賈漢恒便舉《太平廣記》記載哥舒翰因被鬼呼貴人，勇敢擊退欲啖妾屍的夜叉為呼應，目的在藉由鬼、貴音近的諧音，趁機討好被稱作貴人的董文恪。

事實上，文獻上記載貴、鬼兩字音近通假的例證並不多，張涌泉解說敦煌寫

⁴⁰ 因碑上題有：「時大曆十一年（776）龍集景辰八月十五日辛未建」的紀年，學界俗稱作《大曆碑》。

⁴¹ 引自鄭炳林《敦煌碑銘贊輯釋》（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92年），頁19-20。

⁴²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27。

本產生錯字的原因時，曾提及音近而誤與假借的區別：

假借的本字和正字的通用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往往是人們所認可；而音近而誤則是偶然造成的，正字與錯字的誤書不具普遍性，一般不被認可。⁴³

這段話不但釐清上述兩種的差異，同時也為 P.2666V 中短短 13 個字的治小兒驚啼方，便出現畜（治）、警（驚）、齊（臍）和貴（鬼）四個音近通假的訛字，做出較合理的解釋。特別是貴、鬼二字的音近而誤的現象，很有可能是抄寫時偶然造成的，況且這種誤書既不具普遍性，又不被認可的情況下，文獻上記載貴、鬼二字同音通假的例證也相對變少。

（二）抄寫訛誤

就 P.2666V 卷面呈現的錯字、別字來看，除了同音通假以外，抄寫過程產生的訛誤，還可能有下列兩種情況：

其一，因形近而誤者，本卷出現字形相類的錯別字，有「人急蚘（瘡），灌爪（白）馬尿一升」、「人患及（反）花瘡」、「乘（棗）許大，服之」、「取青布一斤（片）」、「懷始（胎）六十日」、「取壘（塩）一匙」、「勿使人博（傳）之」等，這些訛字通常沒有聲音關係，也沒有一定的規律可循，全憑抄寫者個人的主觀判斷。至於治小兒驚啼方，採用書寫字符的厭勝方式禳除鬼祟，假若所書字符不是「鬼」字的話，或有可能是巫師操作此方時所畫為召神劾鬼、厭鎮精魅的符篆，至於書寫成「貴」字則是犯了形近而誤的錯抄。再從字形來看，貴字篆文作「𦣻」、「𦣼」、「𦣽」或「𦣾」等，字體結構皆與符篆頗為相近，又 P.3835V 和 S.2615V 都抄有撥火杖的小兒夜啼咒，兩卷後皆繪有未說明用途的盤龍扶頭印（如圖 ），此符印的形狀也與「𦣻」有些類似，據此臆測小兒驚啼方的抄寫者，或許當時不知如何書寫符篆，而以字形相近的「貴」字代替。

其二，上下文相涉而誤者，例如 P.2666V「鬼魔死，搗韭鼻□，與並灌耳中，即活，大佳，勿使人□」，然而考察其他醫書皆未發現「鬼魔死」的記載。但是在《備急千金要方》卷 25「治卒魔死方，搗韭汁灌鼻孔中，劇者灌兩耳」，卻與本卷的療法十分相近，而且《備急千金要方》「治卒魔死方」下一條記載的是

⁴³ 張涌泉《敦煌寫本文獻學》（甘肅：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 年），頁 268。

「治鬼魘不悟方」，據此推測本卷的「鬼魘死」疑似將上首「治卒魘死方」和下首「治鬼魘不悟方」混淆而錯抄。又如 P.2666V「八月一日，旦起，去齊（臍）中垢，令人多智，至者無病」，此民俗療方同見於在 P.2635《王宋單方殘卷無忌》與 P.2882《不知名醫方第六種殘卷》，但內容略有出入，茲比對如下：

P.2666V	P.2635	P.2882
	治小兒聰明多智，取七月七日瓜下土，著齊（臍）中，吉	七月七日，取田中瓜下土，著小兒臍中，令兒多智聰明，吉
八月一日，旦起，去齊（臍）中垢，令人多智，至者無病	□□□無病，取八月一日土（去）齊（臍）中垢，長命饒子，大吉	八月一日，去齊（臍）中土垢，令人無患

經由比對結果可以發現，P.2635 與 P.2882 兩卷皆分別記載七月七日的習俗是取瓜下土放小兒肚臍，祈願其聰明多智；八月一日則是去除臍中垢，祈求長命無患。但 P.2666V 卻是將祈求多智與無病合抄為一單方，從衛生保健的角度來看，清洗臍中垢或許可以讓身體健康無病，但能夠增長智慧變聰明卻略顯牽強。由此上述兩例可見，本卷抄寫者不夠謹慎，容易將上下兩則單方錯雜在一起。

再看 P.2666V 治小兒驚啼方之前，抄錄了「二月社日，取酒和飯，堂上坐食之，闔家無口舌，孝順，宜大（此後缺）」，對照 Dx.00924「〔二月社日，取〕酒和飯，堂上坐食，家無口舌，吉」，相較之下本卷的擇吉方顯得冗贅又不通順。二月春社，是祈求社神賜福、五穀豐登的日子，同卷還有「二月社日，取酒三升，著屋樑上，家宜田蠶，財錢橫至，大吉」。此外，本卷抄錄歲時節令施行祈禳法術者，還有「立春日，取富儿家田中土作泥泥灶，大富貴，吉」，端午的「五月五日，埋米一升在於大門處，入地一尺，不被蟲食，五穀萬倍，大吉」和「五月五日，於中庭燒牛角，闔家富貴」，這些擇吉方的內容多與富貴平安有關。從本卷原抄錄的「畜小兒驚啼，書齊下作貴字，大吉」的文句不通順，「書」和「作」都是動詞，以及上下文易錯雜混淆的習慣來推測，抄錄小兒驚啼方時有可能將上文與富貴有關的擇吉方，誤抄在肚臍下作貴字。

總之，本卷出現錯訛滿紙的現象，很可能是此救急方僅供抄寫者個人使用，

並未必經過仔細校勘所致。由於敦煌文獻中的「治小兒驚啼方」只有 P.2666V 一例，僅能依照寫卷抄寫狀況進行多方臆測，而就目前證據顯示，以同音通假的可能性最大。

四、宋代以後書田字符及其演變

宋代以後流傳的醫方書，收錄肚臍上書字符止小兒驚啼或夜啼的祝由方，大多以書寫「田」字為主，例如《太平聖惠方》卷 82〈治小兒夜啼諸方〉載：「上臍下畫田字，瘥」；《醫心方》卷 25 收錄《龍門方》載有「書臍上作田字」⁴⁴；明·萬密、姚昌綬校注《育嬰家秘》卷 4〈啼哭〉：「于兒臍下，用朱筆書田字一個，即瘥」等。此外，《太平聖惠方》〈治小兒夜啼諸方〉末附有三道治小兒夜啼符法，第一道「此符左右手中貼之」，第二道「此符臍中貼之」，第三道「貼房門上」。第一道和第三道符的組合中皆直接書有鬼字，第二道貼於臍上的符則與書田字相近。值得注意的是，《太平聖惠方》收錄的治小兒夜啼方，除了臍上書田字以外，還增加貼字符的方式。

另外，宋代道經《道法會元》卷 154 收錄的《混元六天妙道一炁如意大法》「禁小兒夜啼田字符咒」，咒文云：

小兒小兒休夜啼，正是老君下馬時，路逢尹喜真人道，書個田字封肚擠（臍）。唵吽吽。眾神稽首，邪魔歸正。敢有不伏，化作微塵。急急如太上老君律令。⁴⁵

隨後記載此符的施行方法：「用小黃紙一片如指面大，念此咒，書一田字，塗畢，取罡炁一口入，再取煞炁一口入符中，付與貼小兒臍中，亦可燒服。」此禁方已結合咒語、書符及行法者操作產生驅除鬼祟的力量，再將符貼在小兒臍上，或燒灰後吞服。由於敦煌寫卷及醫方書的治小兒驚啼方，多省略施行禳除法術的步驟，此「禁小兒夜啼田字符咒」配合口持咒、手書符的療方與施法儀式，有助於瞭解此祝由方的實際操作。與此相類者，尚有《道法會元》卷 211《天罡生煞大法》的「治夜啼」敕符咒云：

⁴⁴ 〔日〕丹波康賴，高文柱校注《醫心方》卷 25（北京：華夏出版社，2011 年），頁 526。

⁴⁵ 《道法會元》卷 154，《正統道藏》第 50 冊，正乙部，頁 363。

小兒小兒休要啼，正是老君下馬時，尹喜真人門外待，好將田字貼腹臍，
急急如律令。⁴⁶

念咒時需配合行法，並取罡炁入符。又路時中《無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卷 24
「治小兒驚啼符」：

小兒小兒不夜啼，正是老君下馬時，老君急報尹喜道，急書田字貼肚臍。⁴⁷
據此可知，宋代流傳的治小兒驚啼方，除了手書田字符之外，「書個田字封肚臍」、
「好將田字貼腹臍」、「急書田字貼肚臍」皆已成為咒語的一部份。

關於在肚臍上書寫「田」字的用意，曾金蘭在〈淺論宋代道經中的禁小兒夜啼田字符咒〉中指出：

道教以田字符貼肚臍，是為了將小兒體內的鬼怪限制在符所設定的範圍，
利用咒語所具有的神力以及施符者的氣，將之消滅。⁴⁸

可見道教在臍下施行田字符咒法術之目的，也是遏制小兒身上邪氣鬼祟並加以驅除。由於 P.2666V 原卷抄作「書齊下作貴字」，若光就字面解釋並無法連結與田字符的關係，但是將 P.2666V 更正為「書臍下作『鬼』字」，便與書田字符的目標一致，皆為驅除侵入小兒體內作怪的鬼祟，那麼筆畫比較簡單的「田」字符，就有可能是書寫鬼字的方便借用。

至於將鬼字寫成田字，也與配合字符的書寫筆畫和念誦咒語有關。據劉仲宇指出道士作符時，鬼字和巫符一樣皆有省一撇的習慣，因此，鬼字缺筆成為道符書寫的通例。又舉《道法會元》為例，說明將鬼字上半截例作「田」，應是書寫字符過程中，配合「開天門、閉地戶、留人門、塞鬼路」的念咒儀式。此種以田字為象徵的概念，與漢代占卜天象、曆算的拭盤⁴⁹有關，而拭盤的方位及其象徵的空間觀念，給予道教禁制鬼祟的依據。因此，鬼字上截少一筆作「田」，正是漢代社會的產物。⁵⁰雖然道藏中的治小兒驚啼方，未見一邊書寫田字符，一邊念誦與「開天門、閉地戶、留人門、塞鬼路」相關咒語的操作，但是在《太上助國

⁴⁶ 《道法會元》卷 211，《正統道藏》第 51 冊，正乙部，頁 116。

⁴⁷ 《無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正統道藏》第 6 冊，洞真部，頁 487。

⁴⁸ 曾金蘭〈淺論宋代道經中的禁小兒夜啼田字符咒〉，《宗教學研究》2014 年 4 期，四川：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頁 80。

⁴⁹ 由於漢代占驗家所用拭盤為方形，中置斗杓狀的司南以指向，四維以四卦象四門：天門（乾）、地戶（坤）、人門（翼）、鬼路（艮）。

⁵⁰ 劉仲宇〈道符溯源〉，收入劉仲宇《攀援集》（成都：巴蜀書社，2011 年），頁 259。

救民總真秘要》卷7《北帝劈鬼胎鬼块邪炁法》，記載了書田字符咒法治療鬼疾的內容。其文云：

先面北，存身為六丁，右手持鉞斧，左手掐第三指第二節，六丁訣不得輒動，動則不靈。次令患人面南，對法師立或坐，以右手劃地書田字。田字式：一開天門，一閉地戶，|留人門，|塞鬼路，一穿鬼心，|破鬼肚。次重念咒，書田字咒曰：謹請大黑天神六通斬急煞攝，咒盡成，便令患人咳嗽一聲，取炁吹于田字中心，急以右手持淨斧隨炁劈之，實時鬼胎、鬼塊、鬼炁消散。

這段話清楚記載了配合咒語，書寫田字式的順序，先書上下二筆，為開天門與閉地戶；次書左右二豎筆，以留人門和塞鬼路；末書一橫一豎於中間，以穿鬼心和破鬼肚。而在地上書寫田字的象徵寓意，是建構道士在治病時的神聖場域，方能將鬼祟限制於其中而無法動彈，接著透過唸田字咒請神，禁咒師取炁吹於田字中心，最後以斧鉞劈除鬼祟，達到驅除邪鬼、治癒病患的目標。

相較於田字式需配合「開天門、閉地戶、留人門、塞鬼路」等書符念咒的程序及施行法術，《無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的「治小兒驚啼符」，便顯得簡單而容易操作：

小兒小兒不夜啼，正是老君下馬時，老君急報尹喜道，急書田字貼肚臍。此書田字符是念咒與書寫配合，每念一句咒語書一筆，依照順序先書左下角，次書右上角，中間一橫一豎，念完四句咒語寫成田字，象徵限制鬼祟的神聖空間已建構完成，而「急書田字貼肚臍」或可與 P.2666V 救急方的性質相互呼應。據此可知，宋代以後小兒夜啼方在肚臍上書寫田字的厭勝法術，多與書符時配合念咒儀式的操作有關。而寫成田字的原因，不論是書道符的鬼字缺筆或是配合咒語的方便借用，目的皆為驅除造成小兒啼哭的鬼祟。因此 P.2666V 小兒驚啼方的「書臍下作鬼字」，有可能保留了臍下書字符這類祝由方的早期樣貌。

五、結語

綜而言之，由於 P.2666V 出自庶民之手，又未經詳細校對，因此，僅有十三個字的「小兒驚啼方」就出現四個抄錯的訛字。本文主要針對原卷「書齊（臍）」

下作貴字」的祝由方術進行考查，證明抄寫者將「鬼」錯寫成「貴」的可能性極高，歸納理由如下：

一、從民俗醫療的角度，探討小兒驚啼或夜啼的成因，多是受到鬼祟邪氣的侵擾，而肚臍正是邪祟進入小兒腹中的通道，必須採用肚臍下書鬼字符的厭勝手法，才能有效制止邪鬼侵入小兒體內。換言之，書鬼字符的厭勝對象是侵犯小兒的鬼祟，P. 2666V 書「貴」字則沒有具體對象可消滅。

二、從墨書治病的角度，本文考察歷代醫書、佛教和道教典籍，採用書字符對治小兒驚啼、夜啼症或其他疾病，皆以書鬼字符居多，其他因應不同目的而書寫的文字，皆未見 P. 2666V 「治小兒驚啼」所用的貴字。

三、就寫卷性質而言，P.2666V 所抄錄的單藥方大多可以從其他寫卷發現相似，或是同時期的醫方書中找到相關的療方，但是在臍下書貴字的「小兒驚啼方」卻未見其他文獻。其次，本寫卷單方多具有救急備用的性質，然而當小兒驚啼需採取緊急措施時，臍下作「貴」字的祝吉方式，恐難發揮立即止啼的效果。

四、就抄寫狀況而言，造成「鬼」字誤抄成「貴」字的原因有二：一是同音通假，本文先從音近訛字錯誤率之高，推測 P.2666V 可能透過口耳相承的方式傳抄，再從《廣韻》、《切韻》分析兩字字音關係，推論「貴」與「鬼」音近通假致誤。二是抄寫訛誤，從寫卷出現字形相類的錯別字與上下文相涉而誤的情況，試圖解釋將小兒驚啼方寫成「貴」字的成因。

五、就字體演變而言，雖然宋代以後流傳的治小兒夜啼方，多以「田」字書臍或書「田字符」貼臍的方式呈現，尤其是道教的「禁小兒夜啼田字符咒」，已結合口持咒、手書符等複雜的施法儀式。然而經由本文論述可知，書寫成「田」字與書道符時「鬼」字缺筆有關，而 P.2666V 「書臍下作貴（鬼）字」的出現，正好提供小兒驚啼方從「鬼」字到「田」字演變過程的最好例證。

主要參考文獻

一、傳統文獻

北魏·菩提流支譯 《佛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大正藏》第 19 冊，臺北：

新文豐出版社，1990 年 3 月。

唐·伽梵達摩譯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治病合藥經》，《大正藏》第 20 冊。

唐·不空譯 《七俱胝佛母所說準提陀羅尼經會釋》，《卍新纂續藏經》第 23

冊，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1989 年。

隋·巢元方等著，丁光迪主編 《諸病源候論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8 年。

唐·孫思邈撰，朱邦賢、陳文國等校注 《千金翼方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9 年。

唐·王焘著，高文鑄等校註 《外台秘要方》，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 年。

宋·王懷隱等編 《太平聖惠方》，台北：幼華出版社，1986 年。

路時中《無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正統道藏》第 6 冊，洞真部。

《太清金闕玉華仙書八極神章三皇內秘文》，《正統道藏》第 31 冊，洞真部。

《混元六天妙道一炁如意大法》，《正統道藏》第 50 冊，正乙部。

《天罡生煞大法》，《正統道藏》第 51 冊，正乙部。

《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秘要》，《正統道藏》第 54 冊，正乙部。

〔日〕丹波康賴，高文柱校注 《醫心方》，北京：華夏出版社，2011 年。

二、近人論著

馬繼興 《敦煌古醫籍考釋》，南昌：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 年 10 月。

高國藩 《敦煌民俗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 年。

張涌泉 《敦煌寫本文獻學》，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 年。

梁麗玲 〈敦煌「小兒夜啼方」中的咒語流變〉，《敦煌學》第三十二輯，2016 年 8 月。

陳明 《殊方異藥：出土文書與西域醫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曾金蘭 〈淺論宋代道經中的禁小兒夜啼田字符咒〉，《宗教學研究》2014 年 4 期，四川：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

劉仲宇 《攀援集》，成都：巴蜀書社，2011 年。

鄭炳林 《敦煌碑銘贊輯釋》，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92 年。

〔日〕水野正好 〈小兒の夜啼きとその咒法〉，《奈良大學紀要》第 21 號，1993 年 3 月。



敦煌學 第 34 期

編輯者：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nhdh5770@gmail.com

執行編輯：梁麗玲、陸穗璉、黃惟亭

出版發行：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38 號 10 樓之一

Lexis@ms6.hinet.net

電話：(02) 23219033

傳真：(02) 23568068

定價：500 元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2018 年 8 月

ISSN 1015-9339

STUDIES ON DUNHUANG

VOLUME 34

Chu Fengyu, A Study o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Zhengming Yaol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hilological Education

Lin Jenyu, A Study on Miscellaneous Copie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Eulogy of Amitabha”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P.3216, P.2483 and others

Ji Xiaoyun, Research on the Literary Lecture on *Taizi Xudana Jing*: Centering on six pieces, such as DX.285, and BD.8006

Ma Xiaohe and Wang Chuan, Yoshida Yutaka’s Research on Middle Iranian Transliterated into Chinese Characters in Manichaean Texts

Hsu Chuanhui, On the Combination of Pagoda and Grotto in the Cave Constructed in Honor of Zhang Yichao

Liang Liling, A Study on the Recipe for Healing Children’s Crying of Frightening o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P.2666V

Chen Shuping, Research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Dasheng Yizhang” and Related Issue

Kuo Changcheng, On the text of “Du Sixian's Epitaph”

Huang Chingping, The Northern School’s teaching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Tsai Chunglin and Chang Chiahao, 2006-2016 Bibliography of Dunhuang Studies in Taiwan

Appendix: 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Studies On Dunhuang Vol.1-33

2018.08